

小楼春秋  
[2]

## 风格独具的天津犹太会堂

宋安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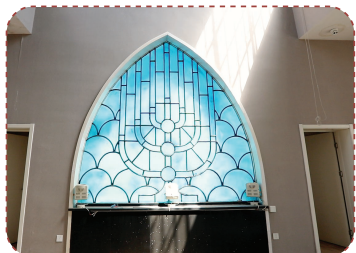
春日晴空一碧如洗,映衬着位于南京路与郑州道交口的犹太会堂奶白色高墙。会堂尖顶上,大卫星已不知去向,但湛蓝与奶白,这至纯至洁的象征却八十多年如一日,点染着天津城一角天空。这是天津唯一的犹太会堂。当年,天津的犹太人就是以这座会堂为轴心向四方辐射,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社区,经济、教育、福利、文化各领域机构齐备,其完整性一如在他们的故乡。

天津从19世纪末就有犹太人居住,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日本侵略军在东北的占领和纳粹德国在欧洲大肆迫害,大量犹太难民涌入天津。在小白楼地区乃至五大道,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犹太社区,有会堂、学校、俱乐部、医院、养老院、墓地等社区设施,在动荡的年代,犹太人在天津获得庇护,得以生存与发展。

这座犹太会堂是天津现今仅存的保留着犹太文化标志的建筑。拱形门上方硕大的玻璃窗由圣殿烛台形状构成。圣殿烛台给无家可归、受尽磨难的人带来光明和安慰,后来成为以色列国徽的中心图案。会堂右侧的玻璃窗上方镶嵌着大卫星的形状,这也是犹太文化的标志,以色列建国后,大卫星便飘扬在它的国旗上。

犹太会堂是失去圣殿的补充。圣殿作为供奉耶和华上帝和珍藏“约柜”的官室,在犹太人心目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意义,而会堂原意为“会集之所”,是犹太人会集在一起学习《圣经》和祈祷的处所,并由这种会集形成相对稳定的小型犹太人共同体。犹太教义规定,满10个人就可以组成一个会堂,所以会堂最初的含义是集合在一起的人,而不是场所,这意味着失去了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以人群心灵的方式来取代原来固定的处所,以人群心灵的会集来补偿对圣殿的膜拜。

天津犹太会堂的建筑风格十分独特。它既不像上海犹太会堂有中东赛法迪韵味,也不像哈尔滨犹太会堂的俄罗斯特色。它的占地面积不大,建筑空间上却非常有感染力。高耸的楼体,朝街的一面笔直挺拔,像一面硕大的盾牌直插云霄,显示出崇高与威严。楼身建筑线条极其简洁,几乎没有装饰,透出强烈的北欧艺术风格。这种北欧风格在世界犹太会堂建筑史上占据独特位置,



集中体现了天津融汇南北、包容中西的建筑文化,是极珍贵的风貌建筑。

这座会堂由北欧建筑设计师乐利设计。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乐利工程师在天津很有名气,设计过许多民用建筑,如国民饭店、中国大戏院、陆安大楼、仁记洋行、马场看台及营口道的法国学校、天津卷烟厂、北京图书馆也是这家公司设计的。特别是北京图书馆,设计的成功令乐利名声大振。

但是,谁也想不到,这座会堂的设计图纸,计算单位竟然用的是中国的“尺”。为了了解这座会堂的设计和建造信息,我曾经拜访过天津建筑设计院的专家张家臣老先生。他说:“我的姐夫叫任育光,十五岁就进了乐利事务所学徒。他参与了天津犹太会堂的设计。乐利可能是丹麦人吧。我姐夫在乐利建筑设计事务所做绘图员。他挺聪明,在公司里现学英语,后来学绘图。犹太会堂用尺量,就是听我姐夫说的,图纸的计算用尺作计算单位,在那个年代并不稀奇。”

张家臣老先生还说:“这座会堂在建筑设计上有两个特色。一是教堂建筑特色非常明显。全世界的教堂都这样,创造出一种气氛,表现出强烈的威慑感;二是建筑风格偏重于北欧,装饰性不强,追求简洁,采光非

常好。这样一座很有特色的犹太会堂,多少年没动过,保存完好。地震时没加固,也没什么破坏。1995年至1996年,这里改做餐饮,叫潮州轩,提出要增加面积,沿南京路往南建。我那时在规划局工作,正好管这方面的事。我不同意,我看了会堂的原始设计图,再三斟酌后,在不影响整体面貌的情况下,允许它增高一点。”

天津犹太会堂的建造要追溯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1860年被迫开埠后,天津集聚了相当数量的犹太人,出于精神生活的需要,1906年,犹太拉比吉利舍维奇在天津设立了犹太宗教公会。那时,公会没有场所,只能租房充作会堂,约柜寄存于租来的房间里,逢年过节,才临时取出约柜供奉。逢犹太人的重要节日,逾越节、住棚节,还租过当时英租界最富丽堂皇的建筑戈登堂举行活动。二战期间,犹太难民大量涌入,犹太宗教公会于1937年着手筹建会堂,不久便筹集资金达26000元。1940年,会堂建成,成为犹太人活动最集中的场所——出生、死亡乃至婚嫁,它目睹了在天津犹太人几乎全部人生重大经历。

从事天津犹太历史文化研究二十多年,我的许多史料信息是从采访到的天津犹太人的口述史梳理、分析、归纳得来的。这些犹太人在天津出生、长大,尽管现在居住于以色列、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与天津相距千山万水,但他们都对天津怀有深切的感情。关于这座会堂,我整理出如下信息:

1937年,约瑟夫·巴隆斯基拉比着手筹建会堂,不久便筹集资金达26000元。这些资金全部为募捐得来,居住在天津的犹太人纷纷解囊,有的举办音乐会或演出戏剧,将所得捐出。1939年,会堂还没有竣工,犹太人在便在

地下室举行礼拜。大家坐在盛沙子的编织袋上,由领唱者克里姆尚斯基领唱。克里姆尚斯基号称“金嗓子”,大家跟着他高声歌唱,空旷的地下室回荡着他们的歌声。

1948年以色列建国的消息传来,犹太公会向当局提出集会申请得到批准,几乎所有的犹太人都聚集到了会堂,庆祝犹太民族近两千年的世界性大流散终于终结。

2002年初,美籍犹太裔女士白雅丽来到天津。她得知我在《天津日报》上发表了长文《寻访二战犹太难民在天津的足迹》,特意托她的中国朋友找到我。文章中介绍了这座会堂。听说它还保存着,她便要立刻赶去探视。我陪同她前往,走到近前,她只说了一句话便潸然泪下。她说:“这会堂向着耶路撒冷呢。”

便是这样一座会堂,每年都有许多犹太人前来探访。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尽管会堂尖顶上那颗大卫星已不知去向,他们仍会来,向着这片庇护过他们的土地,向着流散中永不泯灭的民族凝聚力。

2010年,由我撰文并提供全部老照片的“犹太人在天津”图片展在耶路撒冷展出。2011年,展览作为天津人民赠送给以色列人民的礼物,在特拉维夫大学开展并举行入藏特拉维夫大学大流散博物馆的仪式。这家博物馆陈列着全世界许多不同风格犹太会堂的模型,我多么希望有一天,我们天津的犹太教会堂也能在这里展示自己独特的风采。

(本专栏图片由《小楼春秋》摄制组提供)

## 《小楼春秋》

## 解说词:

小白楼,天津的城市中心地区,车水马龙,流动着蓬勃的商业脉动。一座建筑,静默伫立。这座犹太会堂,历经八十余载,仍然屹立,朝向耶路撒冷的方向,讲述着一段从挣扎求生到开始从容生活的故事。

早在1860年,天津开埠通商,在纷至沓来的洋商中间,就有嗅觉灵敏的犹太人最早进入天津。19世纪末20世纪初,又有大批受沙俄迫害的犹太人来到中国谋求生路。

当年,犹太人进入天津后,大多选择住在小白楼一带,并延伸至五大道部分区域,就是在这个面积为131亩的区域,幸运的犹太人构建起属于自己的温巢。医院、学校、商店、银行陆续出现,一个天津城中的犹太社区蔚然成型。

1940年,这座位于当年英租界小河道与都柏林道交口的犹太会堂落成。至二战结束,陆续有3500多位犹太人到天津。

1948年,以色列建国,天津的犹太家庭陆续离开。(节选)



扫此二维码,观看本期节目视频。

《现代汉语词典》对“知音”一词的解释,引了原始资料《列子》里俞伯牙和钟子期的传说,接着解释道:“后来用‘知音’指了解自己特长的人。”

武汉的江边有一座古琴台,传说俞伯牙和钟子期的“知音”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我曾去琴台看俞伯牙摔琴的古迹,心里偷偷一笑,知道是后人穿凿附会的神仙故事。在冯梦龙编的《三言》里,“俞伯牙摔琴谢知音”是其中一篇,也是“知音”典故最完整的小说。

“知音”是偶然相遇或求之不得,求之不得的。文人著书立说,画家挥毫泼墨,演员登台表演,从经济利益和场面说,当然是读者观众多多益善。但是,在万千读者、观众和买主中,又有哪一位读懂了你呕心沥血创造的艺术?谁是你的知音?“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文学艺术家获得的最高奖赏,是知音的懂得,远远高于协会的奖牌、投资者的钱包和拍卖行的一锤定价。“知音”,还不只是了解他者的“特长”,而是受到艺术作品的感染后产生的共鸣。

1960年一个的夜晚,一处宁静的瑞士山居里,194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曼·黑塞从电台听到了正在播放的音乐节目。他写道:“太好了,好得令人难以置信!那是播放肖邦乐曲的晚间音乐节目,演奏者是位中国钢琴家,叫做傅聪,一个我从未听过的名字。对于他的年龄、教育背景或他本人,我一无所知。由于我对这美妙节目深感兴趣,也自然而然好奇,想知道我年轻时时代最心仪的肖邦如何由一位中国音乐家去演绎。”黑塞在举了几位世界级的演奏大师后说:“弹奏肖邦的理想方式一定得像肖邦本人在演奏一样。”在写出他理解的演奏肖邦的高标准后,黑塞继续写道:“不消几分钟,我对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中国钢琴家已充满激赏,继而更由衷喜爱。他把他的音乐掌握得出神入化,我原本就料到演奏必定会完美无瑕,因为中国人向来以刻苦勤练及技巧娴熟著称。从技法来看,傅聪的确表现得完美无瑕,较诸科托或鲁宾斯坦而毫不逊色。但是我所听到的不仅是完美的演奏,而是真正的肖邦。那是当年华沙及巴黎的肖邦,海涅及年轻的李斯特所处的巴黎。我可以感受到紫罗兰的清香,马略卡岛的甘霖,以及艺术沙龙的气氛。乐声悠扬,高雅脱俗,音乐中气韵的微妙及活力的充盈,全都表现无遗。这是一个奇迹。”

“我真想亲眼见到这位天才横溢的中国人。因为听完演奏后心中泛起的疑问,可能得从他的本人、他的动作及他的脸庞,得到答案。问题是,这位才华过人的音乐家是否从内心深处领悟了欧洲、波兰以及巴伐利亚中所蕴含的忧郁及怀疑主义,抑或他只是模仿某位教师、某个朋友或某位大师,而那人的技法他曾一一细习、背诵如流?我很想在不同日子、不同场合,再聆听同一节目。我这次所听到的是否珍如纯金的音乐?而傅聪是否如我心中所想的那位一位音乐家?若然,则每一场演奏,就会是一个在细节上崭新独特、与别不同的经验,而绝不会只是旧调重弹而已。”

傅聪的钢琴艺术征服了这位杰出的德国作家,媒介不过是钢琴一电台。他对傅聪的演奏产生共鸣,对来自中国的钢琴家产生深远的向往。我知道,黑塞喜欢中国的老庄,读过一些中国的通俗小说,从小说人物的故事体味中国人在生活中对老庄思想的实践。听到傅聪的演奏,两位文学艺术家的心打通了,中西文化碰撞交融了。黑塞得到纯美的艺术享受,恨不得马上见到傅聪。事实是,两年以后,黑塞病逝,不可能再见到傅聪。他的《致一位音乐家》,生前印一部份,由他亲自分送朋友。这份珍贵,比作为文章收入普通的书籍还要沉甸甸。还让人唏嘘不已的是:十几年后,这个艺坛佳话由一位乐评家告诉傅聪,而傅聪并不知晓世界著名作家赫曼·黑塞曾向他的演奏致敬,并写下一篇只寄给知音的乐评。

傅聪一生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他的知音何止一个黑塞!在中国,哲学家、散文家赵鑫珊就是他的知音。赵写过一篇《傅聪与唐诗宋词》,解析傅聪钢琴艺术之所以达到辉煌的成就,是他从小就在父亲的指点下读唐诗宋词,将祖国优秀文化的精髓渗透到了肖邦的琴曲中。赵鑫珊认为中国的唐诗宋词和欧洲的音乐,虽是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但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他的观点印证了最高级的艺术是相通的这一朴素的道理。赵喜欢音乐,研究音乐,著有《贝多芬传》《莫扎特传》,他对傅聪的理解是权威的。他那本《科学·艺术·哲学断想》,曾受到无数青年读者的喜爱,其中不乏知音。当然,那是上世纪80年代的风潮。

黑塞的小说、散文、诗歌,凡是翻译过来的作品,我都有,大都读过,一直喜欢。他的叙述风格是诗,更是音乐,具有余音绕梁的艺术效果。他通过文学创作,用文字探索人类自身的生存处境和人类的未来,哲学、宗教、爱情、生与死、虚与意义,是他所有作品的主题。很晚的时候,我读到他对傅聪的评论,一阵惊喜!多少年前,我读傅雷对赵树理《三里湾》的长篇评论,就有相同的惊喜。借林徽因的话说:“一句话打到你心里,使得你理智和情感全觉到一万万分满足。”

文学音乐作品,最容易廉价得到,却是奢侈的精神享受。朋友,将我们的耳朵交给肖邦,交给傅聪,交给贝多芬、莫扎特,交给《高山流水》,交给盲人音乐家阿炳吧! 题图摄影:刘明辉

## 相知何必曾相逢

卫建民



## 诗五首

王海福

曹禺故居遐思

少年才俊初红鼎,四剧封侯报甲声。  
呼唤日出驱墨夜,击穿雷雨盼霞虹。  
冲开原野云天阔,寄望京人岁月宁。  
昔有大家名贯耳,魂牵新秀跃高峰。

遥祭津南葛沽天后宫

葛麻沽水坐东鼎,荟萃文华引点睛。  
妈祖联席河海镇,诸神合署世人宁。  
双狮饕餮千年趣,一府藏身百步零。  
八景修修弘圣地,慕名天后客流兴。

## 题中国银行博物馆天津分馆

经国伟业大功酬,百载兴华满眼收。  
乱世新生堪大任,后方击日柱中流。  
春风杨柳高歌进,四海芬芳硕果稠。  
更喜长空丝路雨,元行天下勇当先。

题天津文庙

至圣先师千代仰,中华文脉主流长。  
治国行政传王道,处世修身守理常。  
借古明今宜镜鉴,存真去伪费思量。  
谁执椽笔分良莠?论语一新再斗芳。

题天津大悲禅院

丛林重地盛名隆,舍利邦交敬大雄。  
玄奘南栖魂魄在,弘一北渡演音雍。  
六根清静鹏图褪,三界修行正果红。  
我劝佛陀重释法,人间得道济苍生。

## 标题的魅力

鲍奕豪



人们阅读报章杂志,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标题。标题新鲜,有吸引力,人们才会看下去。否则,便将其弃之不顾。可见标题的重要。

据说,上世纪30年代的一天,漫画家丰子恺铺开上海的《新闻报》,一眼就盯在一个标题上——《丰子恺画画不要脸》。他大吃一惊,大惑不解,心里想自己从来不得罪人,这是何人竟如此破口大骂?原来,这是一篇评论他漫画的文章,说他只用寥寥几笔就勾勒一个人物,其姿态和神情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尤其是人物的面部,只画一个轮廓,不画五官,看上去只有头,没有脸。这篇文章的标题由此而来。丰子恺对这个标题留有极其深刻的印象,直到晚年他还曾回忆起这件往事。可见,一个新奇的标题可以使人终生不忘。

若干年前,我偶然翻阅一张旧报纸,看到一篇文章说的是民国时期的一则旧闻,是关于鲁迅忌日那天上海各界人士召开纪念会的消息。据说,当天纪念会尚未开始,会场周围就布满了便衣,气氛十分紧张。赴会的人看到气氛异常,便不声不响,纷纷转身而去。第二天报纸登出了这个消息,标题是《纪念会因故未开,与会者默然引退》。这个标题拟得实在好,就好像在话里藏话。“因故”,到底何故?“默然”,又是为什么?读者看了这个标题自然会感到事出有因,非同小可,其中包藏着难言之隐一下子抓住了读者的好奇心,非要看看究竟不可。这样的标题充满“悬念”,含蓄中有引诱,耐人寻味。

或许我们谁都不会忘记中学语文课本里鲁迅的那篇《为了忘却的纪念》。“纪念”而冠以“忘却”,不仅含义深刻,而且给人新鲜感。可见,鲁迅给文章加的标题绝非信手拈来,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在广袤的新疆大地上,草原石人是一种神秘的存在。我明确知道有草原石人是在三十年前。有位同学调至新疆源铁厂工作,回家探亲时向我做了详细的描述。一度,北天山伊犁昭苏大草原是那样令我神往。对于天马之乡,我又多了一份别样的期待。真正看到草原石人,则是在此十年之后的阿尔泰山草原上。那回主要是去阿勒泰市西部切木尔切克乡看陨石群,朔风猎猎,秋草伏地,我站在一块大铁陨石旁向远方眺望,竟在远处看见了三尊草原石人,立刻怀着虔诚之心奔至近前。后来在阿尔泰山走的地方多了,在路上,白云如水,鹰翔于天,远处牛羊点点,当草场上的早獭匆忙掠过时,也不时会有一尊石人像进入视野。

这些矗立着的石人像,有大有小,造型独特,形态各异。不论是哪种石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面向东方而立。在历史的长河里,以数千年不变的姿势俯视着一方沧桑海田的变化,这种静默的守望,除了对这片土地的深情,还有就是无尽的言语。

我默默注视着所见到的石人。尽管有的石人仅仅是在一块大石头上浅浅地刻画出了几条细线,粗略地显现出脸形的轮廓,但在我眼中却是愈加神秘,我急切地想与之做打破时空的交流。

草原上云天变幻万千,如果能与石人作千年对话,将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

石人们站在草原深处,在面部表情丰富度上虽不及太平洋

复活节岛上最具神秘色彩的摩艾石像,但那后人无法揣摩的怀着心事的样子,却极其相似。这些石人目睹一个又一个草原民族登上历史舞台,谢幕后又悄然消失。就这样静静地矗立在草原上,看着一年年草荣草枯,在阅尽世间沧桑之时,也历经了风霜雨雪的洗礼。始终不变的依然是默默地眺望着远方,期盼

行走天山南北(八)

## 守望历史长河

李显坤

着逐水草而居的游子归来。石人的相貌、服饰、器物的具体形象,反映出不同民族、地域、时代的文化艺术。据统计,目前在新疆共发现石人200余尊,其中特克斯县就有72尊,占已知总数的三分之一。这些雕像大小不一,粗细有别,高者可达2米,矮者仅60厘米。雕刻手法或精美,或粗犷。粗犷者,除头部之外,其他部位都未精雕细琢。与秦始皇陵兵马俑有精致的发髻不同,草原石人大多表情严肃,却顶上无发。相近的是,多数为武士形象。北方游牧民族所特有的粗犷豪迈、尚武好战,凛然自石人的轮廓中显现出来。非常明显的是石人面部各具特点,此外也有女性石人等

类型,有的身上还刻有奇怪的古文字。据此,最初大多数考古学家认为,这些草原石人是由曾经生活在新疆北部地区的突厥人雕刻的。与之相佐证的是,与突厥人同时期,公元6世纪中叶至9世纪,是草原石人的兴盛时期,分布较广。阿勒泰地区的草原墓地石人最为丰富,已发现80余尊。最高的石人通高3.1米,露出地面高2.7米,最矮的石人露出地面高0.6米。

沿着新疆阿尔泰山北行,在喀纳斯风景区布尔津县阿贡盖提草原上,有着10余尊形状各异、或精美或粗实的石人,都是选用整块岩石雕凿而成。走进辽阔而苍凉、雄浑而悲壮的阿尔泰山草原,所有的感受似乎只剩下了大自然的壮阔与雄浑。在这里,大自然以无私的爱孕育了不同阶段的历史文明,使得这里屡屡成为人与自然的交汇点,交汇点往往又会是会师的前沿。而这样的前沿站立着的,就有这一尊尊草原石人。

物换星移。石人三千年来姿态不改,永远面向东方,保持着不灭的印记,我认为这种执著来自雕刻和立石人的人们,其最深厚的情感和目的,主要还是对于这一方土地的认同和眷恋。

石人与我也有相同之处,我们都是历史的见证者,但所见证的历史是阶段性的、局部的,绝对不会是全部的历史。但在历史的长河里,和草原石人一样,我依然想做那个哪怕是短暂的却必须是忠诚的守望者。

沽上丛话



满庭芳

第五一四〇期